

新

世

訓

緒論

我們的這部書一名爲生活方法新論。人都生活，其生活必多少依照一種規律。猶之乎人都思想，其思想必多少依照一種規律。一種規律，爲人的思想所必多少依照者，卽是邏輯底規律。這規律並不是人所規定，以硬加於人的思想者，而是一種本然底規律，爲人的思想所本須多少依照而不可逃者。所以在未有人講邏輯學之先，人的思想，本來都多少依照邏輯底規律，人的正確底思想，本來都依照邏輯底規律。邏輯學並不能創造邏輯底規律，以使人必從。它不過發現了這些規律，而將其指示出來，叫人於明白了這些規律之後，可以有意地依照着思想，使其思想，本來多少依照這些規律者，現在或能完全依照之。如能完全依照之，則其思想卽可完全正確。因此邏輯學可以教人如何思想。就其可以教人如何思想說，它所講底一部分是所謂思想方法。因其所講底一部分是所謂思想方法，所以它亦屬於所謂方法論。

人的生活也有其本然底規律，任何人都必多少依照它，方能够生活。例如在人的生活物質方面，無論古今中外，人都必須於每日相當時間內喫飯，相當時間內睡覺。在這一方面，有本然底規律，人必多少都依照這些規律。完全不依照之者，必準死無疑，完全依照之者，必有完全地健康底身體。不過人的生活這方面，並不是我們討論所及。我們於此所謂生活或人的生活，是就人的生活的精神底或社會底方面說。在這方面，亦有些本然底規律，爲人所都多少必依照者。例如「言而有信」，是人的社會底生活所多少必依照底規律。無論古今中外，固然很少人能完全依照此規律，但亦沒有人能完全不依照此規律。騙子是最不講信底了。但他不講信，只限於他作他的騙子工作的時候。除此之外，他如應許他的房東每月付房租，他亦須付房租，他如應許他的聽差每月付工資，他亦須付工資。他的騙子工作，只於某一時爲之。如果他於任何時皆騙，他所說底任何話皆不算話，這個人是不能一刻在社會中生活。此即等於說，他不能一刻生活，因爲沒有人能離開社會生活。

這些本然底規律，是人所都多少依照底，但人不必皆明白這些規律，所以其依照

之不必皆是有意底。我們亦須要有一門學問，發現這些規律，將其指示出來，叫人可以有意地依照着生活，使其生活本來多少依照這些規律者，或能完全依照之。這門學問，可以教人如何生活，所以它所講者可以說是生活方法。我們的這部書即打算講這門學問。

我們於以上所說關於生活方法底意思，中庸已大概說過。我們所說人的生活所依照底本然規律，中庸名之曰道。這個道是人本來即多少照着行，而且不得不多少照着行底。所以說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」凡人可以照着行，可以不照着行者，一定不是人的生活所依照底規律。不過人雖都多少照着道行，而卻非個個人都知他是照着道行，而道的完全底意義，更非個個人所能皆知，所以中庸說：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人雖都多少照着道行，但完全照着道行，卻不是容易底，人對於道雖多少都有點知識，但對於道底完全底知識，卻不是容易得到底。所以說：「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」

邏輯學所講底思想方法，亦是如此。個個人都多少照着邏輯底規律思想，如其不然，他的思想即不能成爲思想。但是完全照着邏輯底規律思想，卻是很不容易底。個個人對於邏輯底規律，都多少有所知。我們常聽人辯論，這個人說：「你錯了。」那個人說：「你錯了。」我如說：「凡人都有死，我是人，我可以不死，」無論什麼人，都知道我是胡說八道。這可見，無論什麼人，對於邏輯底規律，都多少有所知。不過對於邏輯規律底完全底知識，卻不是容易得到底。在現代哲學裏，人對於邏輯規律底知識，進步最大，但我們還不能說，我們對於邏輯底規律，已有完全底知識。

關於生活方法，古人所講已很多。宋明道學家所講尤多。我們常說宋明道學家是哲學家，但是，嚴格地說，宋明道學家所講大部分不是哲學。他們講得最多者，是所謂「爲學之方。」在有些方面，「爲學之方，」即是生活方法。關於生活方法，古人所講，雖已很多，但我們所講，亦有與古人不盡同之處，因此我們稱我們這部書爲生活方法「新論。」

所謂新論之新，又在何處呢？這可以分幾點說。就第一點說，生活方法，必須是不違

反道德底規律底。（其所以我們於以下第一篇另有詳說。）道德底規律，有些是隨著社會之有而有者，有些是隨著某種社會之有而有者。例如所謂五常，仁義禮智信，是隨著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。這一點我們於新理學中已經說過。如忠孝，照其原來底意義，是隨著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。這一點我們於新事論中已經說過。因在道德底規律上，有這些分別，所以一個社會內底人的生活方法，一部分可以隨其社會所行底道德規律之變而變。一種社會內底人的生活方法與別種社會內底人的，可以不盡相同。不過這些分別，前人沒有看出，所以他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有些是在某種社會內生活底人的生活方法，而不是人的生活方法。現在我們打算講人的生活方法，所以與他們所講，有些不同。在這一點，新邏輯學與舊邏輯學的分別，亦可以作一個比喻。亞力士多德的邏輯學所講底，有些固然是邏輯底規律，但有些只是隨著希臘言語而有底命題形式。所以他所講底，有些不是真正底邏輯底規律。新邏輯學則超出各種言語的範圍而講純邏輯底規律。不過雖是如此，新邏輯學還是繼承舊邏輯學。我們的「新論」在一方面雖與宋明道學家的「舊論」不同，但一方面亦是繼承宋明道學。

家的「舊論」

就第二點說，宋明道學家所謂「爲學之方」，完全是道德底，而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則雖不違反道德底規律，而可以是非道德底。在以前底人的許多「講道德，說仁義」底話裏，我們可以看出來，他們所講所說者，大致可以分爲三類。一類是：道德底規律，爲任何社會所皆需要者。例如仁義禮智信等。一類是：道德底規律，爲某種社會所需要者，如忠孝等。另外一類是：不違反道德底規律底生活方法，如勤儉等。說這些生活方法，是不違反道德底規律底，是說，它雖不必積極地合乎道德底規律，但亦消極地不違反道德底規律。積極地合乎道德底規律者，是道德底；積極地違反道德底規律者，是不道德底。雖不積極地合乎道德底規律，而亦不積極地違反道德底規律者，是非道德底。用這些話說，這些生活方法，雖不違反道德底規律，但不一定是道德底。說它不一定是道德底，並不是說它是不道德底，而是說它是非道德底。

宋明道學家以爲人的一舉一動，以及一思一念，都必須是道德底或不道德底。從前有些人用宋明道學家所謂工夫者，自立一「功過格」。一行動或是一思念，皆須判

定其是道德底或不道德底。是道德底者，是功；是不道德底者，是過。有一功則於功過格上作一白圈，有一過則於功過格上作一黑點。人於初用此工夫時，每日所記，大概滿紙都是黑點，到後來則白圈漸多，而黑點漸少。這亦是個使人遷善改過的法子，不過其弊使★多至於板滯迂闊，不近人情。朱子小學謂柳公綽妻韓氏，家法嚴肅儉約，歸柳氏三卒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。韓氏固尙不知有宋明道學家所謂工夫，但朱子於小學「善行」中舉此，則亦希望人有此「善行」也。朱子小學一書，自謂是個「做人的樣子」，其中所舉底「樣子」全是道德底樣子。我們以爲人的行爲或思念，不一定都可分爲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。所以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在有些方面，亦可以是非道德底。

就第三點說，宋明道學家所講，有些雖亦是人的生活所依照底規律，人的生活方法，但他們所講，若不與我們眼前所見底生活中底事，聯接起來，則在我們的心目中，就成了些死底教訓，沒有活底意義。因之他們所講底那些規律，那些方法，在我們心目中，就成了些似乎不能應用底公式。這種情形，可以說是向來卽有底，不只現在如此。自宋明以來，當道學家中沒有大師，而只有念語錄，寫功過格底人的時候，這些人卽只講些

死底教訓，只講些似乎不能應用底公式。所以這些人常被人稱爲迂腐。這兩個字底考語，加到這些人身上，實是最妥當不過底。他們只講些死底教訓，所以謂之腐。他們只講些似乎不能應用底公式，所以謂之迂。我們現在底生活環境，與宋明道學家所有者又大不相同。在我們的生活中，新事甚多。所以有些生活方法，雖已是宋明道學家所已講者，但我們必以眼前所見底事爲例證，而與以新底說法。這種新底說法，即是所謂「新論」。

就第四點說，所謂生活方法，如其是生活方法，則必是每個人所本來即多少依照之者，這一點雖古人亦有見到者，但專念語錄，寫功過格底人，多板起面孔，以希聖希賢自居，好像他們是社會中特別底一種人，他們所作底事，是社會中特別底一種事。邵康節說：「聖人，人之至者也。」一個最完全底人，即是聖人，我們可以說，能完全照着生活方法，生活下去底人，即是聖人。所以希聖希賢，亦是我們所主張者。不過學聖人並不是社會中一種特別底職業，天下亦沒有職業底聖人。這一點本亦是宋明道學家所主張者，不過他們的語錄中，有時不免有與此相反底空氣，而念語錄底人，更於社會中造成

這種空氣。所以有些生活方法，雖爲宋明道學家所已講者，但爲掃除這種空氣起見，我們仍須與以新底說法。這新底說法，卽是所謂「新論」。

就第五點說，佛家所謂聖人，是達到一種境界底人。此種底聖人，可以說是靜底。如佛像皆是閉目冥想，靜坐不動者。宋明道學家本來反對此種靜底聖人。他們的聖人，是要於生活中，卽所謂人倫日用中成就者。不過他們於說聖人時，亦太注重於聖人所達到底一種境界，所以他們的聖人，亦可以說是靜底。他們注重所謂氣象。朱子論語注引程子曰：「凡看論語，非但欲理會文字，須要識得聖賢氣象。」朱子近思錄觀聖賢篇引明道云：「仲尼，元氣也。顏子，春生也。孟子，并秋殺盡見。仲尼，天地也。顏子，和風慶雲也。孟子，泰山巖巖之氣象也。觀其言，皆可見之矣。」這都是注重聖人所到之境界。因爲他們所注重者，是最後底一種境界，故他們以爲，一人在到此境界以前底活動都是「學」，都似乎是一種手段。論語「如有所立卓爾」，朱子集注引程子曰：「到此地位功夫尤難，直是峻絕，又大段著力不得。」宋明道學家所謂「學」，皆此所謂功夫也。所謂功夫者，卽所以達某種地位之手段也。我們於此書說聖人時，我們所注意者，不是一種境界，

而是一種生活。換句話說，凡是能完全照生活方法生活者，都是聖人。所以我們所謂聖人的意義是動底，不是靜底。我們所注重底是此種生活，此種生活是生活，不是「學」。此種生活的方法是生活方法，不是「爲學之方」。

或可說論語「如有所立卓爾」，朱子集注引吳氏曰：「所謂卓爾，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，非所謂窈冥昏默者。」對於程子所謂「大段著力不得」，朱子語錄云：「所以著力不得，像聖人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了。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，便是思勉了。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。今日勉之，明日勉之，勉而至於不勉。今日思之，明日思之，思而至於不思。自生而至熟。正如寫字一般。會寫底固是會，初寫底須學他寫。今日寫，明日寫，自生而至熟，自然寫得。」由此所說，則宋明道學家所謂聖人，正是能照生活方法生活者。所謂日用行事之間，正指日常生活說。照生活方法以生活，有生有熟。生者，須要相當底努力，始能照之生活。如此者謂之賢人。熟者不必用力而自然照之生活，如此者謂之聖人。我們如果常能照生活方法生活，自生至熟。熟則即到宋明道學家所謂聖人的地位矣。由此方面說，則宋明道學家所說爲學之方，亦不見得與我們所謂生活方法有大不同處。

照我們的看法，照我們所謂生活方法生活下去，固亦可得到宋明道學家所說底某種熟生活，但我們生活下去是爲生活而生活，並不是爲某種底熟生活而生活。爲某種熟生活而生活，則達到此目的以前底生活，皆成爲「學」，皆成爲手段。用我們的所謂生活方法而生活下去，雖亦可得到宋明道學家所謂某種底熟生活，但我們既爲生活而生活，則在得到某種熟生活以前底生活，仍是生活，不是學，不是手段。以寫字爲例，我們寫字，寫得久了，自然由生而熟。但我們如爲寫熟字而寫字，則能寫熟字以前底寫字，均是「學」，均是手段。我們如爲寫字而寫字，則能寫熟字以前底寫字，亦是寫字，不是「學」，不是手段。因此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又有與宋明道學家所講不同之處，所以我們所講，可謂爲「新論」。

就上所述第一第二點說，我們的新論，如不够新，則必失之拘。就上所述第三第四點說，我們的新論，如不够新，則必失之迂，失之腐，或失之怪。拘，迂，腐，怪，是舊日講道學者，或行道學家的工夫者，所最易犯底毛病。爲去除這些毛病，所以我們於許多舊論之外，要有「新論」。

現在常流行底，還有所謂修養方法一名。關於所謂修養方法，還有許多時論，我們於以下附帶論之。

我們常常聽人說，現在底青年需要一種青年修養方法。說這話底人，或許心中有一種見解，以爲青年需要一種特別底修養方法，與老年中年不同者，或以爲只青年特別地需要修養，至於老年中年，則均可不必，或以爲現在底青年需要一種現在底修養方法，與舊時底修養方法不同者。從邏輯方面說，「現在底青年需要一種青年修養方法」這一句話，不必涵蘊這些「以爲」，但說這一句話底人，或許有這些見解；聽這一句話底人，也往往不免有這些誤會。

這些「以爲」我們以爲都是錯誤底。如果所謂修養方法即是我們於以上所說底生活方法，則從以上所說，即可知這些「以爲」是錯誤底。因爲我們於以上所說底生活方法是「生活」方法，凡生活底人都必須多少依照之，想求完全底生活底人都必須完全依照之，不管他是個老年人或少年人，中國人或外國人，古人或今人。猶之邏輯學上所講底思想方法，凡思想底人都必須多少依照之，想有正確底思想底人都必

須完全依照之，不管他是一個老年人或少年人，中國人或外國人，古人或今人。

或有以爲修養方法是一種手段，用之者於達到目的之後，即可以不再要它。譬如說，人須有作事底能力。欲有作事底能力，必須有如何如何底準備。這準備的方法即是所謂修養方法。如所謂修養方法是如此底意義，上所說諸「以爲」是不是可通呢？我們以爲還是不可通。

一個人如欲成爲一個有作事能力底人，他必須有如何如何底準備，這如何如何底準備，不因要準備如何如何者是青年或老年而異。如說青年可用一種特別方法，以求有作事底能力，而中年老年人，則需用另一種方法，這是不通底。這不通正如說，青年可喫一種特別底食物，以求身體健康，而中年人老年人，則需喫另一種食物。這比喻還不確切，因爲在有些情形下，老年人是需要一種食物，與青年人不同。一個人求健康的方法，須看他的生理狀況而決定，但求作事底能力的方法則不因人的生理或心理狀況的不同而有異。假使一個人體弱，少作事是他的求健康的方法，但他如欲練習作事底能力，則少作事決不是一個準備的方法。練習作事底能力的方法，是不管一個人

體弱體強底，這方法在基本上只有一個。無論用這方法底人是老是少，是強是弱，它總是它。

青年固然不見得都有作事底能力，但中年老年亦何嘗不是如此？有許多中年老年，雖比青年多喫了許多年飯，但是他們的作事能力，卻不見得比一般青年高多少。這些中年老年如果要有作事底能力，當然亦需要用所謂修養方法。這個方法在基本上只有一個，如上所說。

還有一點我們要說者，所謂修養方法，雖可說是一種手段，但用之者即於達到目的後，仍須常用它。我們所用以求得作事底能力的方法，是時常用而不是只於一時用者。在這一方面，所謂修養方法與求健康底方法相同。我們可用一種方法，以求健康，於健康既得之後，這種方法仍然繼續要用，以增進，至少是維持我們既得底健康。如其不然，既得底健康，便要失去。在歷史上有很多底人，在少壯有爲的時候，在道德或事業方面，很有成就，但後來偶一疏忽懈怠，便立時成爲道德上底罪人，或事業上底失敗者。例如唐玄宗在開元天寶兩個時代，幾乎完全成爲兩個人。在開元時代，他的政治，比

美貞觀，但到天寶時代，他幾乎成了個亡國之君。此正如一個人，先用一種方法，以求得健康，但既得健康之後，他抽大煙，吸白麵，當然他的身體是馬上就要糟糕底。

至於是否有一種現在底修養方法，特別適合於現在底青年之用呢？我們以為這亦是沒有的。以作事底能力為例說，有作事能力底人，其主要底性質，無論古今中外，都是一樣底。求得這性質的方法，無論古今中外，亦都是一樣底。現在底世界，雖然在物質方面，與古代有很多底不同。但人的作事底能力，就其主要性質說，是不變底。例如現在打仗用鎗砲，古代打仗用弓箭。就這方面說，古今有很大底不同。但就打仗底人說，古代底軍人要眼明手快，現在底軍人還是要眼明手快，或可說，更須要眼明手快。眼明手快是當軍人的成功的一個主要性質，古今中外無不如此。又例如現代底商業，其組織複雜，範圍廣大，與從前底商業，大不相同。但經營商業底人，如其成功，必是個有信用底人。有信用是商人成功的一個主要性質。這亦是古今中外，無不如此。

我們又常聽見說：我們需要一種新人生觀，所謂修養方法，是否因人的人生觀的不同而有異？對於這個問題，我們說，如把修養方法當成一種手段看，則在不同底人生

觀中，人所求得底目的不同，因此其修養方法自然亦異。例如一個信佛法底和尚，其人生觀與我們不同，所以他們的修養方法，如出家喫齋，打坐參禪等，亦與我們的不同。不過這些方法，亦是不因青年、中年、老年而異。無論什麼人當了和尚，他都須喫齋念佛，打坐參禪，不管他的歲數是二十或是八十。

所謂修養方法，可隨人的人生觀不同而異。但我們於此所講底生活方法，則不隨人的人生觀的不同而異。因為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是「生活」方法，凡是生活底人都須用之。各種人生觀雖不同，而都是人「生」觀，不是人「死」觀。此即是說，無論人持何種人生觀，在他未死的時候，他總是要生底。佛家雖以人生爲苦而欲解脫，但在他未解脫之前，他還是要生底。既生即在生活中。既在生活中，還多少要用生活方法。所以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是不隨人的人生觀的不同而異底。

之。

關於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現在人還有些別的誤會。我們於以下諸篇中，隨時論